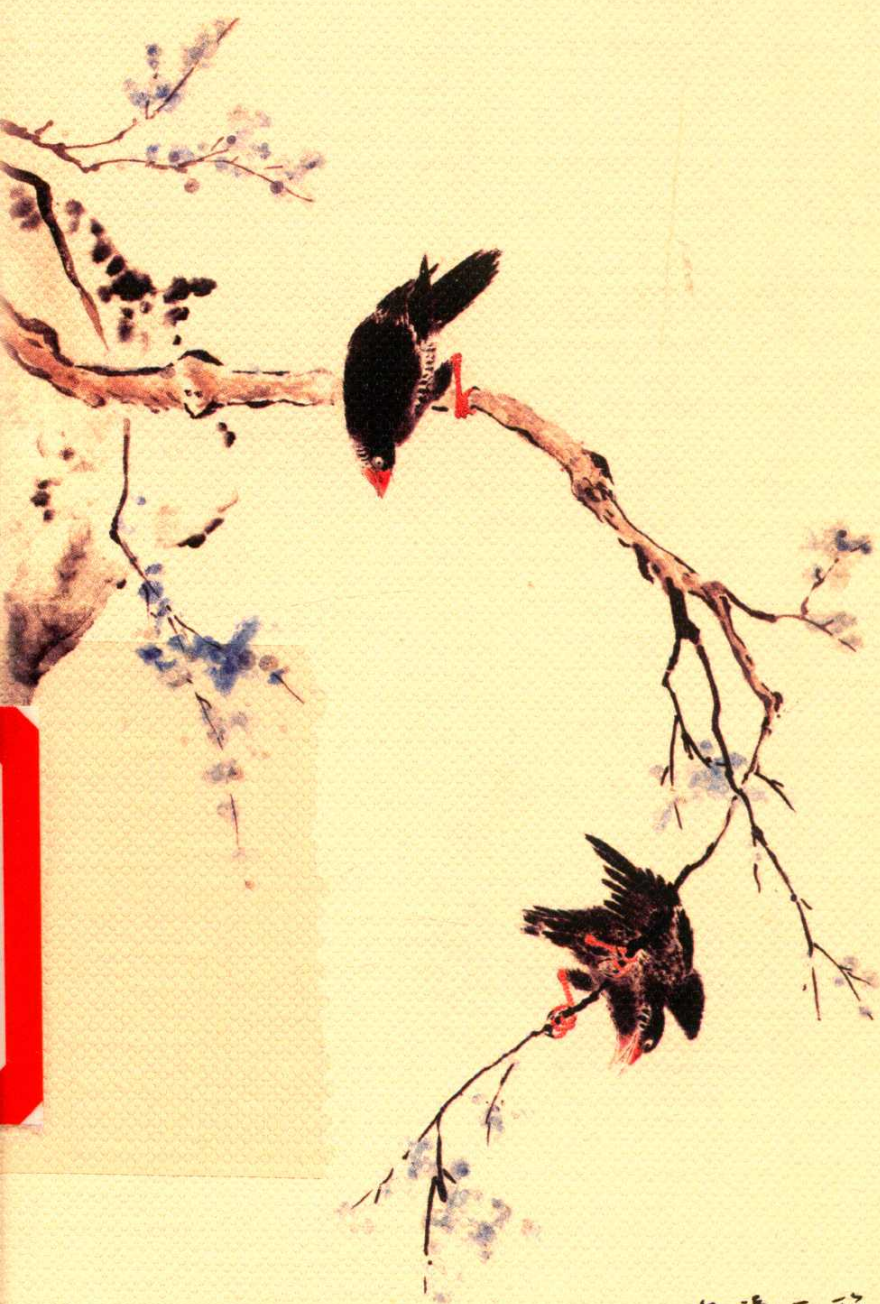


现代游记丛编

郁达夫游记

郁达夫 著
陈子善 编



上海三联书店

现代游记丛编

郁达夫游记

郁达夫 著
陈子善 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郁达夫游记 / 郁达夫著; 陈子善编.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9.12
(现代游记丛编)

ISBN 978-7-5426-6787-8

I. ①郁… II. ①郁… ②陈…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03314 号

郁达夫游记

著 者 / 郁达夫

编 者 / 陈子善

责任编辑 / 程 力

特约编辑 / 王稼句

装帧设计 / 鹏飞艺术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北京天恒嘉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175 千字

印 张 / 23

ISBN 978-7-5426-6787-8/I · 1545

定 价: 46.80 元

说新编《郁达夫游记》

陈子善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若论写小说，郁达夫虽然以《沉沦》一举成名，影响很大，毕竟还坐不到第一把交椅，但若论写山水游记，郁达夫应该可以稳坐首位。

郁达夫生前就出版了《屐痕处处》（一九三四年六月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和《达夫游记》（一九三六年三月上海文学创造社初版）等书。《屐痕处处》出版时，出版社是这样推荐的：

达夫先生近年来对于文艺作品，极少写作。最近应杭江铁路局通车纪念之邀，旅游浙省中部名胜，山川佳丽，都来笔底，凡成游记文十余篇，都为此集。达夫先生之散文小品，久已脍炙人口，此书尤可推为今年“小品年”之上选。（一九三四年八月《现代》第五卷第四期）

可见当时文坛就对郁达夫的山水游记评价很高。后来的文学史家也认为郁达夫的山水游记把“现代的山水游记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修订本，一九九七年山东文艺出版社版）。这还不包括郁达夫未能收集而散见于当时各种报刊的大量山水游记。现在《郁达夫全集》中所收录的郁达夫游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占着一个相当突出的位置。不仅如此，在郁达夫的小说和自传（未完成）中，也有许许多多生动的风景描写，郁达夫其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最早在小说中尝试现代风景描写的。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了风景写作，恐怕也就没有了郁达夫。

人类对风景的认知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山水游记和山水诗也是源远流长。郁达夫在小说《沉沦》中就引用过唐代诗人吴融《富春》“一川如画”的诗句。他的山水游记正是继承了“人文化”和“文人化”的中国山水游记传统，不仅文笔优美，写景细腻，而且多引用历代名家的笔记和游记，多引用古典诗词和联语，也多引用方志和乡邦文献，这些引用又都恰到好处。更难得的是，郁达夫的山水游记中始终有一个有着丰富的风景阅历的作者，有一个活生生的郁达夫在，这就形成了郁达夫山水游记特别显著的标记，也凸显了郁达夫个人独特的“风景的发现”（日本柄谷行人语）。

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富阳现已并入杭州市），故乡山明水秀，乡思绵绵不断，所以，郁达夫的山水游记以写杭州和富阳一带为中

心，并由此向浙江各地辐射，向大江南北辐射。他写杭州富阳，写浙东浙西，写苏州扬州，写北京福州，乃至写南洋的槟城和马六甲，都引人入胜，自出机杼。他不但写出了这些所到之处的自然美景，还记录了这些地方当时的风土人情。他带着现代人的眼光，带着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观察者的眼光来描绘和阐释他所看到的一切，不但让当时也让今天的读者兴味盎然。《钓台的春昼》、《故都的秋》、《花坞》、《西溪的晴雨》、《超山的梅花》、《江南的冬景》等等，也都成了脍炙人口的现代经典名篇。

本书汇集郁达夫各个时期的山水游记，除了过于专门的《黄山札要》等个别篇章限于篇幅未入选外，郁达夫留下的山水游记已荟萃于此矣。一编在手，希望能带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感受和更多的鉴赏启示，正如郁达夫自己所说的，阅读这些游记能“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闲书·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赏》）。

目 录

1	说新编《郁达夫游记》 / 陈子善
001	杭 州
008	寂寞的春朝
010	城里的吴山
014	花 坞
018	皋亭山
023	玉皇山
027	西溪的晴雨
031	里西湖的一角落
036	半日的游程
041	临平登山记
047	超山的梅花
053	龙门山路
061	钓台的春昼
070	桐君山的再到
075	过富春江
078	南游日记
092	雁荡山的秋月
103	杭江小历纪程
124	浙东景物纪略
140	二十二年的旅行

144	两浙漫游后记
149	西游日录
169	出昱岭关记
175	屯溪夜泊记
181	游白岳齐云之记
192	送王余杞去黄山
195	国道飞车记
203	江南的冬景
207	上海的茶楼
211	苏州烟雨记
224	感伤的行旅
246	扬州旧梦寄语堂
254	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
260	小春天气
270	故都的秋
274	北平的四季
281	闽游滴沥之一
287	闽游滴沥之二
294	闽游滴沥之三
301	闽游滴沥之四
308	闽游滴沥之五
315	闽游滴沥之六
322	饮食男女在福州
331	福州的西湖
337	槟城三宿记
342	覆车小记
347	马六甲记游

杭 州

杭州的出名，一大半是为了西湖。而人工的建设，都会的形成，初则是由于唐末五代，武肃王钱镠（西历十世纪初期）的割据东南，——“隋朝特创立此郡城，仅三十六里九十步，后武肃钱王发民丁与十三寨军卒，增筑罗城，周围七十里许。……”（吴自牧《梦粱录》卷七）——再则是由于南宋建炎三年（一一二九），高宗的临安驻蹕，奠定国都。至若唐白居易与宋苏东坡的筑堤导水，原也有功于杭郡人民，可是仅仅一位醉酒吟诗携妓的郡守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和帝王匹敌的。

据说，杭州的杭字，是因“禹末年，巡会稽至此，舍航登陆，乃名杭，始见于文字”（柴虎臣著《杭州沿革大事考》）。因之，我们可以猜想，禹以前，杭州总还是一个泽国。而这一个四千馀年前的泽国，后来为越为吴，也为吴越的战场，为东汉的浙江，

为三国吴的富春，为晋的吴郡，为隋唐的杭州，两为偏安国都，迭为省治，现在并且成了东南五省交通的孔道，歌舞喧天，别庄满地，简直又要恢复南宋当时的首都旧观了。

我的来住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来射潮，不过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产也，歌哭于斯，叶落归根，人穷返里，故乡鱼米较廉，借债亦易，——今年可不敢说，——屋租尤其便宜，铍羽归来，正好在此地偷安苟活，坐以待亡。搬来住后，岁月匆匆，一眨眼间，也已经住了一年有半了。朋友中间晓得我的杭州住址者，于春秋佳日，旅游西湖之余，往往肯命高轩来枉顾。我也因独处穷乡，孤寂得可怜，我朋自远方来，自然喜欢和他们谈谈旧事，说说杭州。这么一来，不几何时，大家似乎已经把我看成了杭州的管钥，山水的东家。《中学生》杂志编者的特地写信来，要我写点关于杭州的文章，大约原因总也在于此。

关于杭州一般的兴废沿革，有《浙江通志》、《杭州府志》、《仁钱县志》诸大部的书在；关于杭州的掌故、湖山的史迹等等，也早有了光绪年间钱塘丁申、丁丙两氏编刻的《武林掌故丛编》、《西湖集览》，与新旧《西湖志》、《湖山便览》，以及诸大书局大文豪的西湖游记或西湖游览指南诸书，可作参考。所以在这里，对这些，我不想再来饶舌，以虚费纸面和读者的光阴。第一，我觉得还值得一写，而对于读者，或者也不至于全然没趣的，是杭州人的性格。所以，我打算先从“杭州人”讲起。

第一个杭州人，究竟是那里来的？这杭州人种的起源问题，怕同先有鸡蛋呢还是先有鸡一样，就是叫达尔文从阴司里复活转来，也很不容易解决。好在这些并非是我们的主题，故而假定当杭州这一块陆土出水不久，就有些野蛮的、好渔猎的人来住了，这些蛮人，我们就姑且当他们是杭州人的祖宗。吴越国人，一向是好战、坚忍、刻苦、猜忌，而富于巧智的。自从用了美人计，征服了姑苏以来，兵事上虽则占了胜利，但民俗上却吃了大亏，喜斗、坚忍、刻苦之风，渐渐地消灭了，倒是猜忌、使计诸官能，逐步发达了起来。其后经楚威王、秦始皇、汉高帝等的挞伐，杭州人就永远处入了被征服者的地位，隶属在北方人的胯下。三国纷纷，孙家父子崛起，国号曰吴，杭州人总算又吐了一口气，这一口气，隐忍过隋唐两世，至钱武肃王而吐尽。不久南宋迁都，固有的杭州人的骨里，混入了汴京都的人士的文弱血球，于是现在的杭州人的性格，就此决定了。

意志的薄弱，议论的纷纭；外强中干，喜撑场面；小事机警，大事糊涂；以文雅自夸，以清高自命；只解欢娱，不知振作等等，就是现在的杭州人的特性。这些，虽然是中国一般人的通病，但是看来看去，我总觉得以杭州人为尤甚。所以由外乡人说来，每以为杭州人是最狡猾的人，狡猾得比上海滩上的滑头还要厉害。但其实呢，杭州人只晓得占一点眼前的小利小名，暗中在吃大亏，可是不顾到的。等到大亏吃了，杭州人还要自以为是，自命为直，无以名之，名之曰“杭铁头”，以自慰自欺。生性本是勤而且俭

的杭州人，反以为勤俭是倒霉的事情，是贫困的暴露，是与面子有关的，所以父母教子弟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教他们游惰过日，摆大少爷的架子。等空壳大少爷的架子学成，父母年老，财产荡尽的时候，这些大少爷在白天，还要上西湖去逛逛，弄件把长衫来穿穿，饿着肚皮而高使着牙签，到了晚上上黑暗的地方去跪着讨饭，或者扒点东西，倒满不在乎，因为在黑暗里人家看不见，与面子还是无关，而大少爷的架子却不可不摆。至于做匪做强盗呢，却不会，决不会，杭州人并不是没有这个胆量，但杀头的时候要反绑着手去游街示众，与面子有关。最勇敢的杭州人，亦不过做做小窃而已。

唯其是如此，所以现在的杭州人，就永远是保有着被征服的资格的人，风雅倒很风雅，浅薄的知识也未始没有，小名小利，一着也不肯放松，最厉害的尤其是一张嘴巴。外来的征服者，征服了杭州人后，过不上三代，也就成了杭州人了，于是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几十年后，仍复要被新的征服者来征服。照例类推，一年一年的下去，现在残存在杭州的固有杭州老百姓，计算起来，怕已经不上十个指头了。

人家说这是因为杭州的山水太秀丽了的缘故。西湖就像是一位“二八佳人体似酥”的狐狸精，所以杭州决出不出好子弟来。这话哩，当然也含有几分真理。可是日本的山水，秀丽处远在杭州之上；瑞士我不晓得，意大利的风景画片我们总也时常看见的罢，何以外国人都可以不受着地理的限制，独有杭州人会陷入

这一个绝境去的呢？想来想去，我想总还是教育的不好。杭州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总非要彻底的改革一下不可。

其次是该讲杭州的风俗了。岁时习俗，显露在外表的年中行事，大致是与江南各省相通的；不过在杭州像婚丧喜庆等事，更加要铺张一点而已。关于这一方面，同治年间有一位钱塘的范月桥氏，曾做过一册《杭俗遗风》，写得比较详细，不过现在的杭州风俗，细看起来，还是同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里所说的差仿不多，因为杭州人根本还是由那个时候传下来，在那个时候改组过的人。都会文化的影响，实在真大不过。

一年四季，杭州人所忙的，除了生死两件大事之外，差不多全是为了空的仪式，就是婚丧生死，一大半也重在仪式。丧事人家可以出钱去雇人来哭，喜事人家也有专门说好话的人雇在那里藉讨彩头。祭天地、祀祖宗、拜鬼神等等，无非是为了一个架子。甚至于四时的游逛，都列在仪式之内，到了时候，若不去一定的地方走一遭，仿佛是犯了什么大罪，生怕被人家看不起似的。所以明朝的高濂，做了一部《四时幽赏录》，把杭州人在四季中所应做的闲事，详细列叙了出来。现在我只教把这四时幽赏的简目，略抄一下，大家就可以晓得吴自牧所说的“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观殆无虚日”的话的不错了。

一、春时幽赏：孤山月下看梅花，八卦田看菜花，虎跑泉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保俶塔看晓山，苏堤看桃花，等等。

二、夏时幽赏：苏堤看新绿，三生石谈月，飞来洞避暑，湖

心亭采莼，等等。

三、秋时幽赏：满家街赏桂花，胜果寺望月，水乐洞雨后听泉，六和塔夜玩风潮，等等。

四、冬时幽赏：三茅山顶望江天雪霁，西溪道中玩雪，雪后镇海楼观晚炊，除夕登吴山看松盆，等等。

将杭州人的坏处，约略在上面说了之后，我却终觉不得不对杭州的山水，再来一两句简单的批评。西湖的山水，若当盆景来看，好处也未始没有，就是在它的比盆景稍大一点的地方。若要在西湖近处看山的话，那你非要上留下向西向南再走二三十里路不行。从余杭的小和山走到了午潮山顶，你向四面一看，就有点可以看出浙西山脉的大势来了。天晴的时候，西北你能够看得见天目，南面脚下的横流一线，东下海门，就是钱塘江的出口，龛赭二山，小得来像天文镜里的游星。若嫌时间太费，脚力不继的话，那至少你也该坐车下江干，过范村，上五云山头去看看隔岸的越山，与钱塘江上游的不断的峰峦。况且五云山足，西下是云栖，竹木清幽，地方实在还可以。从五云山向北若沿郎当岭而下天竺，在岭脊你就可以看到西岭下梅家坞的别有天地，与东岭下西湖全面的镜样的湖光。

若要再近一点，来玩西湖，我觉得南山终胜于北山，凤凰山胜果寺的荒凉远大，比起灵隐、葛岭来，终觉回味要浓厚一点。

还有北面秦亭山、法华山下的西溪一带呢，如花坞、秋雪庵、茭芦庵等处，散疏雅逸之致，原是有的，可是不懂得南画，不懂

得王维、韦应物的诗意的人，即使去看了，也是毫无所得的。

离西湖十馀里，在拱宸桥的东首，地当杭州的东北，也有一簇山脉汇聚在那里。俗称“半山”的皋亭山，不过因近城市而最出名，讲到景致，则断不及稍东的黄鹤峰，与偏北的超山。况且超山下的居民，以植果木为业，旧历二月初、正月底边的大明堂外（吴昌硕的坟旁）的梅花，真是一个奇观，俗称“香雪海”的这个名字，觉得一点儿也不错。

此外还有关于杭州的饮食起居的话，我不是做西湖旅行指南的人，在此地只好不说了。

二十三年三月
（《达夫游记》，上海文学创造社 1936 年 3 月初版）

寂寞的春朝

大约是年龄大了一点的缘故罢，近来简直不想行动，只爱在南窗下坐着晒晒太阳，看看旧籍，吃点容易消化的点心。

今年春暖，不到废历的正月，梅花早已开谢，盆里的水仙花，也已经香到了十分之八了。因为自家想避静，连元旦应该去拜年的几家亲戚人家都懒得去。饭后瞌睡一醒，自然只好翻翻书架，检出几本正当一点的书来阅读。顺手一抽，却抽着了一部退补斋刻的陈龙川的文集。一册一册的翻阅下去，觉得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从前有人吊岳飞说：“怜他绝代英雄将，争不迟生付孝宗。”但是陈同甫的《中兴五论》，上孝宗皇帝的三书，毕竟又有点什么影响？

读读古书，比比现代，在我原是消磨春昼的最上法门。但是且读且想，想到了后来，自家对自家，也觉得起了反感。在这样好的春日，又当这样有为的壮年，我难道也只能同陈龙川一样，做点悲歌慷慨的空文，就算了结了么？但是一上书不报，再上，三上书也不报的时候，究竟一条独木，也支不起大厦来的。为免去精神的浪费，为避掉亲友的来扰，我还是拖着双脚，走上城隍山去看热闹去。

自从迁到杭州来后，这城隍山真对我发生了绝大的威力。心中不快的时候，闲散无聊的时候，大家热闹的时候，风雨晦冥的时候，我的唯一的逃避之所就是这一堆看去也并不高大的石山。去年旧历的元旦，我是上此地来过的；今年虽则年岁很荒，国事更坏，但山上的香烟热闹，绿女红男，还是同去年一样。对花溅泪，怕要惹得旁人说煞风景，不得已，我只好于背着手走下山来的途中，哼它两句旧诗：

“大地春风十万家，偏安原不损繁华。输降表已传关外，册帝文应出海涯。北阙三书终失策，暮年一第亦微瑕。千秋论定陈同甫，气壮词雄节较差。”

走到了寓所，连题目都想好了，是《乙亥元旦读陈龙川集有感时事》。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

（《闲书》，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 年 5 月初版）